

游藝塾文規

莊子集注卷之二

趙田逸農了凡袁黃坤

男袁夫啓

姪孫 袁士鯤南之甫

袁祚熙載之甫

書林葉氏仰山繡梓

破題

場中觸目處全在破題往時惟元破為出色近則由魁而下凡中式者皆欲爭奇矣試觀新科墨卷同一題目而其破皆晉神煥煉各自爭奇新新迭出此亦須于窓下預先料理前輩諸名公皆留

意破題故所傳題意於主意之後各作一破蓋書意明白然後可以作破此緊要工夫也

凡元破必大雅必的確允平正必渾融於新奇之中時寓以渾朴之意如新科許獬畏聖人之言破云君子嚴聖訓于心知所畏者也心字是本題緊要血脉此衆人所共知下句用知字是先經以起大匠作室把定絕墨不鑽研小巧而自雄勝諸卷義衆人所未喻也蓋小人不知天命故不畏聖言此處點出知字最有骨力戊戌首題穆穆文王一節顧起元破云即詩以求聖人之止而人極立矣此題原重敬止衆人不識書意俱謂以聖人之止釋詩渠獨言即詩以求聖人之止不獨題意了然兼場中必無如此做者便

自奇絕矣乙未仁者其言也詗全章湯賓尹破云以詗言盡仁者
於詗之之心可想也題有問答而破甚渾成然用一盡字便該遍
司馬牛不足之意詗之之心可想甚有含蓄壬辰知及之全章吳
默破云聖人於知及者而責以仁守之全功焉場中皆知重仁守
而不知以知及為主觀其承題結句及文字求二比乃知學問全
功在知及中一時俱盡了惟其意見迥別故此破只是尋常說話
自不與衆雷同己丑畜馬乘一節陶望齡破云利国者不言利微
之訓有家者焉丙戌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一節袁宗道破云君子
知名之為重所以謹稱名也癸未吾之於人也全李廷机破云聖
人無毀譽而援民心之直以自信也庚辰如有王者一節蕭浪有

破云聖人尚論夫王道無近功者也大率皆冠冕妥帖春容醞藉
並不鑽研小巧只是口頭語令人無處覓此便是會元家數也但
善戰者不驚奇功善賈者不圖厚利善中者不允皆元如會元文
字定是大雅定是平正然刻意模倣而力量未到便不能動人往
往坐消歲月而終身蹉過且要平淡亦須從奇特處做起做得純
熟自然欽奇為平矣蘇長公所謂非平淡也乃絢爛之極也今學
文不可先學平淡場中除元外其餘中式破題皆極奇極新舊刻
墨卷大觀一題凡百餘篇遍覽諸破皆各出意見可喜可愕今集
文散佚不得盡錄止錄其現在者為式

畏聖人之言

四

君子心有常惕而見聖於言焉商國祚君子惕聖言以中有独契也潘汝楨君子見聖言于心而其畏真矣却以佛以畏觀君子有嚴于傳心之典者焉蕭丁泰君子崇聖學不徒畏以迹也周士顯君子見天於聖訓而其畏深矣尹道祈君子以心證聖而有所以惕其衷焉周師旦君子心惕聖言嚴于事天者也周瞻雲按破要有議論有識見商破見聖于言謂言即聖鄭破見聖言于心是重心尹破見天於聖訓是重天皆有議論非苟作者潘破中有獨契亦從下文知字求與会元同法蕭破嚴傳心之典語新周士顯不徒畏以迹是反意見奇周師旦以心證聖亦有議論周瞻雲亦歸重天上皆有意見然非獨十八魁也自此至第三百名皆各自獻

詩不相踴袞如衆花齊發而紅白雜呈各堪玩賞又如衆鳥啼春而巨響微音不和不雜試徧檢之當知予言不妄也

庸德之行

四句

聖人論為道者力脩其庸而已許辯君子為道于庸而見實修之
誰焉王衡君子為道而脩諸庸者力焉商國祚聖人於言行而其
功嚴焉浦汝道寓諸庸而君子有不敢易之心焉吳亮聖學無
奇於言行有極脩焉鄭以偉聖人敦言行惟竟之乎庸而已蕭
下泰道寓諸庸故即庸以為道焉曹珍立德於庸者其獨見為之
難焉尹遂祈聖人置力于庸而重矯其偏焉王胤昌君子為道于
庸而勵其不敢之心焉王繼美聖人修道于庸有無已之心焉羅

憲說會元之破不惟新而且渾成粹乎無上王破見實脩之誰的
確而渾成亦元破也商破修諸庸者力亦澹雅有味潘破徑繁吳
破新警却破不說庸而說無奇便覺觸目蕭破竟之乎庸語新曹
破即庸以為道意奇尹破單重行上大有識見王胤昌重矯其偏
用意良是王繼美只用 上不敢二字亦新羅破有無已之心極
得肯綮

是心足以王矣

大賢引君以王而指其足王者動之也 許儻大賢直指心量而識
王道之易也 王衡心量裕于王業惟其念茲 潘汝頌大賢引君致
王而直指其心焉 吳萬大賢欲君識真心而歆之以可王焉 蕭丁

泰大賢欲致主于王而動以自有之心焉周士頌論王以心在所
用之矣曹珍大賢引君于王就其心而迎之也周師旦大賢進君
于王而極其心之量焉范毓慶大賢以王必君心迎其真也吳憲
凱許平正典雅真是元破王直指心量殊為破的潘破惟其念真
蕭破識其心周破動自有王心曹破在所用之羅破邇其真皆用
意點撥令人拔目其餘皆佳

穆上 文王

一 鄧

詩詠聖心之純無不竭所止也何慶元觀至善於周王以敬而會
其止焉陳圭即詩以觀聖王而知一敬該衆止也李芝藻聖王有
所以止之心故各極其止也徐良彥即詩以論周王之止一敬心

所運也張邦璽稽止于大倫得聖王之心法焉黃汝亨歷稽聖人

之安止皆得于敬者也王以寧聖人敬止倫極心學昭矣黃克齋

觀止于聖心一敬所管也胡米朝詩揭聖敬而得其所為止焉顧

君美咏詩而得聖人人倫之至焉曹徵庸聖人敬止之大無非善

矣李元調以上諸破有以詩貫下者有全不說引詩者有歸重敬

字及止字者有不露敬字及止字者有併敬止二字俱不說出者

譬如圍碁千局局局不同故瑕瑜相懸各能奪錦

我不欲人

一節

道之忘人我者聖人為賢者難也顧起元賢者忘于仁而自許非

其分焉何慶元心所當公而公之亦未易也崔師訓大道無以我

非可以易言也。須惟聰賢者志無我之仁而聖人進之焉。梅翁稱
聖人難賢者之自許進之于無我也。陳圭學有一人我者即賢者
猶難之也。李之藻無我之學聖人深致意于自信者焉。龔二益平
情之學聖人獨信其難焉。須君美賢者所証之公心正當自策者
也。金應鳳欲平人已之施者唯無易視之則幾矣。楊希聖賢者易
言化境聖人激之進焉。張國儒以上諸破會元平正與確矣。何說
賢者而不說聖人。此場中所解者崔頊二破并聖人賢者俱不說
而虛論其理甚為超脫。梅陳張皆曰進之。此題言未及者聖人之
詞欲進之者聖人之意。故曰抑之者陋曰進之者高。金云正當自
策又勝進之龔云深致意于自信者尤有含蓄。李破以一字立說。

通篇文字皆重一做自是老手不曰賢者未及而曰聖人獨信其
難不曰未幾而曰惟無易視則幾皆能刮垢見奇工在象外

且夫枉尺

一節

大賢甚言枉之非而就以利情窮之也崔起元究言利之弊而知

利不可言也

陳圭

士節不可以利壞防其流也

李之藻

大賢甚利

之趨所以貞義之防也張惟樞

計利而枉者尤至枉而失利矣徐

良彥大賢覩言利而甚其所尤至焉王畿

利不可徇究其弊而足

揚矣龔三益

徇利者至于無不徇而詘也

邵景堯

元破大雅陳破

只翻言利二字便覺不塵李以士節立說而防其流三字頗盡題

旨張引義對利頗有議論王破規字龔破究字皆新徐邵二破皆

仁者其言也訥

全

聖人以訥言盡仁而信諸無言之體焉李中立仁者訥言有不得

不訥者在也畢懋良仁者不易言以為仁之不易也曹李倫識慎

言者之心而仁盡是矣葉維榮以訥之原觀心而可以識仁矣庸

僖仁者制言以言之制于心也王孫熙論仁而以言有先于訥者

矣程繁聖人之所謂仁者有攝于言之內者也饒景暉言與為俱

出于心故訥即仁也胡汝欽仁者必訥言以意不在言也樊

觀仁于言之訥一自得其心體也劉洪謨聖人以訥言論仁論其

心也李破極奇畢破得肯繁曹即以為之難作為仁是其特見

破皆不露心字葉與唐皆是倒破唐用原字好王破巧程說先示
詗說攝于言之內皆有理胡樊皆新巧自得心體亦有意見破
輕而確

國有道不變

三句

強有見於處達者不為達所移也湯賓尹君子不以達易操其力
定也周應明君子通塞一心大勇見矣楊正芳君子之強有在守
塞于通者焉周應秋君子之強不趨時以為通也曹學佺論強于
達一實意而已劉洪謨君子之強能自勝于明時矣胡費以上除
元破外周破不露強字最妙只點一力字而強意便在其中矣通
塞一心守塞於通及不趨時以為通皆奇而新劉實意二字後塞

上生來此是立意處自勝于明時亦佳汪破真字益字皆贅特取其與衆不固耳

好善優於天下

論好善之益極其量而可知也湯賓尹大賢好善以量勝也程

治在用天下故大賢與好善焉劉觀文以心論相好善而可矣

薛近充究治于天下而知好善至足矣張陽春善本至足故好善

則無不足也李景春大賢深有當于好善而究其量之奇焉朱之

蕃論好善之裕治以天下為量者也饒景暉治天下之道無有大

於好善者矣陳大綏好善之量一心所自裕也劉洪謨大賢所為

稽于治者以量勝也吳道竹臣之能治天下者能容天下者也

洪道極其量而可知語有含蓄意亦正當真元破也程破則簡確矣治在用天下甚高薛與劉皆空字立說亦有意見張與李借上文足字翻成一破所謂後經以終義也吳翁皆不露好善二字通場所空有者陳歸重治天下卓犖不群

知及之

全

聖人論學而所責于仁守者脩焉朱錦聖人論學不以一仁守而遽足也厲昌謨大人學貴養定而猶粹于及民焉徐可求聖人重全德而於立本者深致意焉高克正聖人論全學必本立而益密焉汪鳴鑾君子道會其全而要之動民之善也李日華天下有聖學非詣極不可也袁宏道聖人進知及者於善故責之脩焉李淑

元聖人究進德之量全心學也余心純朱厲二破皆重仁守節不
說知及一曰責脩一曰不遽足意不新而語新徐以養定代仁守
高汪以立本代仁守皆不落套粹字佳深致意有含蓄益密穩李
破新表破超脫進知及于善舉始米以該中間亦是一法余破渾
融有會元氣味嘉靖丁酉浙江曾出此題解元陳穆破云聖人以
全學望天下故詳致其責脩之意焉當時甚稱此破為奇嘉興鍾
舉人破云聖人論學而天德上道脩矣以此破冠場中式夫百年
之前即以破爭奇如此今人進場反不知留意真在夢中也

憲章文武

聖人之守法也守之以心而已吳默聖人法遵昭代而道與太

矣陳懿典

觀至聖之所守其心具一王道矣朱鶴聖人有大法總

周之遺者也胡國鑑

聖人功在當代而道大可知矣袁宏道聖人

之所近遵者壽王制也范應賓大聖之所守得統于王之盛者焉

李叔元二聖無道外之法而聖人善守之焉田大年前聖有隆于

法者惟至聖善遵焉顧天峻觀聖人于所守其心法祖而王道脩

矣衆和声破說守法以心而文字皆重心做此因之立意處法遵

昭代句雅心具王道甚奇不曰文武有大法而曰聖人有大法不

曰法遵昭代而曰功在當代皆非凡筆聖人所近遵是范光甫原

破後更云聖人以法尊周昭王制也覺勝李曰得統則不言道而

道在事中自田破以下皆平而新

舍已從人

二句

虞聖取善之大惟不與以已而已吳默大賢極狀聖帝之善樂一
自無我得之也陳懿典虞聖之樂于取善惟其能同之也汪鳴鑾
大聖無我而極其取善之妙焉顧天璣大聖忘已故能合天下之
善也楊廷筠虞帝公于取善得之忘已者也沈鳳翔取善而忘人
已取之大者也袁宏道虞帝一其心于善而人已不與焉胡國鑑
虞聖之取善忘焉者也楊武烈大字是本章書肯不與以已最高
忘人已足衆人之見諸破皆重忘已一邊便覺稍異汪破只同
字楊破只用忘字并人已亦不說出同字從善與人同來有根據

畜馬乘

一節

觀大夫專利之戒而國之所尚審矣蓋其昌論利不可專觀于家
而知國也劉曰寧觀大夫當官之戒而知國之所重在義也焦然
大夫明臣義而可以為國訓矣周家博通於公利之訓而可以審
所利矣李尚袞傳者於徇利之戒而崇經國之旨焉劉文卿當官
者戒徇利與君道通焉陳幼辛傳者引言為國之利惟義而已矣
柳敬董破平劉破奇戎是題旨周曰明臣義李曰通公利之訓都
不說戒便自出塵曰發經國之旨曰與君道通皆新麗可喜為利
徵義亦的確

出門如見大賓

四句

聖人與賢者論仁惟存其心而推之也陶望齡聖人教賢者為仁

一其心而已矣王肯堂聖人與賢者論仁惟在善治其心焉焦竑
存其心而推之是的確之破只說一其心更覺超卓善治其心更
穩

聖人之行不同

合下節

聖人同索身故要君不足以誣元聖也陶望齡觀聖人制行之極
而知其進以道也董其昌緊論聖人之索身而仕道者非辱矣刘
日寧大賢以行事信聖人而決要君之誣也蘇民俊聖人無自辱
之行而有致主之道也朱鳳翔聖不可以迹求而知要主之說妄
矣刘文卿大賢以索身緊聖人而益以信元聖焉周兆聖大賢約
聖人之行而要之枉道焉孫明侯元破正而顯董破上不說索身

下不說要君新矣仕道非辱與以行事信聖人皆有意見朱破而聖不可迹求妙周孫皆可

故君子名之

君子正名之心以名正之盡治也吳道光君子重名而慎所以稱名者焉薛三才君子正名之心求當其實而已矣周著惟名必有實故君子慎稱名也王一鳴聖人發君子正名之意為政慮也徐成楚聖人端政本而發君子重名之意焉項德禎知名為化原而君子有慎心矣袁黃吳徐皆是倒破所謂錯經以合義者也薛破明正可元可魁求當其實甚奇名必有實亦從苦思得來徐登第後逾閱同年之破並無與余相類者乃知不由蹊徑定是出群

執其兩端

二句

虞帝用民之中得之于真見焉。堯重弟聖帝用善之精無我爾矣。黃之俊虞帝用天下在精析夫善幾焉。項德禎聖人以權取中而其智可想矣。袁黃論理此題當於行處見智得之真見極精析幾皆非題旨。但下語頗新便覺醒以無我立說甚奇有用。經前後文作破者此左氏解經法也有用傳中緊要字作破者此昌黎黎言法也。穆穆文王一節李元調破云聖人敬止之大無非善矣。大字與余此破權字皆註中緊要字眼。

事孰為大

二句

有繫于事之大者而用情當先之矣。袁宗道大賢欲人善所事而

以事之大者示焉薛三才大賢深詔人子而定其事之大者焉王
一鳴大賢以事約天下獨推其大者焉項德祜大賢較兩事而獨
揭其大者焉袁黃用情當先句雅深詔人子四字新項破與余破
皆不著迹

吾之於人也

聖人之是非與天下公之而已卸德溥聖人志盛王之道而以公
論自附焉王堯封聖人無毀譽以天下有公心也王荳聖人以直
待斯民亦行古之道也嚴貞度聖人之直道與民共由之者也倫
士章聖人之特天下與天下忘毀譽者也萬國欽聖人以直道待
人亦信之心而已葉繼美聖人致思於王者而有發其公天下

之心焉。顧孔成聖人自言以直道同民心亦維世之意也。朱長春
聖人之于人一以古道待之而已。錢士鰲鄒破渾成以公論自附
極奇聞其在場中改竄八遍始就今破天下有公心行古之道亦
信之人心皆切題搃不若與民共由為勝萬破極新朱破亦好但
下句太虛錢破清空可喜

修身則道立

一節

聖人陳治效欲君舉治法也。葉向高聖人以九經廸君而各欲其
自考焉。于王立葉破新于破有理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

三句

歷觀聖人之仕皆為道之心也。李廷機聖人之仕無非可以仕也

萬國欽歷觀聖人之仕而微意可想焉孟養浩大賢言聖人不一其仕婉于為道而已湯顯祖聖人重絕人而其出屢變焉于王立元破平順萬破色相俱空孟破意在言外湯破婉字佳于破重絕人極得書旨

如有王者

一節

聖人發王者又道之化志其盛也魏允中即王化以又洽而知王道之大矣閻士選聖人化成天下以又道得之也沈一中聖人論至治而必于王者之又道焉劉日升惟聖人撫運之又而大化斯成焉余寅王者之仁天下以世計之者也曾維綸親見魏公硃卷志字上一勾點兩點蓋本秀嫵其句拙也破題下句從來無四字

作句者有之自此破始今用得爛熟矣歸在王道之大是有見之言點至治亦佳沈俞曾皆破句不為上乘以其稍新故錄之耳

素隱行怪

全

聖人不屑乎失中者而亦不自任夫得中者為蕭良有聖人慨道之失中而深取夫用中者焉魏允中論中庸之鮮能而非聖人不能也沈一中聖人明中庸之難能而因以歸諸聖焉顧憲成論中道弊于天下而有望于能者焉錢損蕭破雅而整魏破亦相近沈用兩能字奇顧亦可錢絕新

智譬則巧也

一節

聖德之所由全觀于射而可知也沈一中即射以觀聖而其聖者

可想矣。關士器觀德于其雲而知其有所本焉。王慎德沈破渾成關
磯醢藉王破脫洒

丁丑以前程墨心鵠中已脩論之。今自辛丑邇至庚辰錄其佳者
與汝一閱。恨簡帙散失遺漏頗多。然記此亦足以窺墨義之藩籬
矣。

鄉試文字大率不如會試。然亦儘有精神透露者。且汝輩今日正
以鄉闈為急。而其破題亦甚有關係。昔萬國欽庚午應江西鄉試
出人皆可以為堯舜。一節場中絕無佳破。渠破云聖人可學不易
之論也。主司以為絕唱。遂中第二。嘉靖庚子浙江出女奚不曰一
節嘉善前輩姜圻破云觀聖人之自叙而人不及知之妙見矣。竟

以此見賞得中式破之緊要如此

丁酉順天 古之學者為已

論學于古得其自成之心焉徐光啟聖人論學而發古人之真心焉謝廷讚稽學于古人而得實勝之心焉吳中偉此從前一二三名也各於題外立意不相蹈襲其餘工者尚多不能編錄

舜之居深山

一節

大賢形容聖心一虛而已江濬虞聖之神于應善惟其不自異也

吳中偉不說虛而能應只說虛字便自超卓不自異妙

應天 居敬而仁 一節

以所居辨簡而治體得矣呂克孝賢者辨簡于心見君心不可遂

也何瑛技大賢辨簡獨與夫有主者焉洪翌聖賢者重敬而以居
辨簡焉吳應試以心辨簡惟王敬者得焉吳世翔賢者重主敬而
不緊可夫任簡者焉李蔚原所居以辨簡而法戒昭矣韓仲雍賢
者辨簡獨可夫以心運者焉范鳳翥順天所刻墨卷不多應天則
見百餘卷其破各出機局獻可爭妍今亦不能備錄

湘江

丘也聞有

安之

國家之所重惟內治而已

程破敗張應完

國家內外之治一於脩德而已

張九德聖人權脩攘之策惟以內治勝也李樵聖人詳治術先內
而後及外焉胡震亨前場九十人亦人人用意無苟同者

素隱行怪

一節

習異以傳名聖人所不由也莊子聖人戒為道之過而以已矯之也李標聖人欲維中道故無取立異者焉董光宏

為天下得人難

得人之難以其所為者大也

程破改吳尚文

大賢論治天下難于得所寄

也王三才得人之難難于任天下之人也

馮盛典

江西

禮樂不興

二句

聖人重正名而救其弊於政焉

程政

相因以敝者不正名之所

致也

徐來泰

聖人稽治于刑而不以

失德者為曾純

素隱行怪

二句

聖人不以異易道而猶存弗已之心

夏師夔

聖人兩戒病道者

而以已為之維焉吳之才聖人於道不苟為而亦不輕已也王

禍建

寬則得衆

一節

統論帝王之心而識治體矣林

別

中善論帝王之治者當推心法

求之也翁華祝統論帝王之治一

用中之應也俞誨

忠恕違道不遠

聖人明道以近而直指人心焉

洪

承選以真心證道而道在人矣

陳圭道近于心之真而知不遠

矣俞誨

聖人治天下

水火

聖人重養民而予天下以至足程聖人之足民能使民忘者也

蔣尚濂盛世有所阜民生者權仁聖人也

張廷拱聖人之足民因

民之利足之也

翁華祝

聖世之民常裕君使之也

林嗣中

聖人之

富天下亦因之而已

俞誨

湖廣

擇可勞而

焉貪

政主于為民即勞與欲皆美矣

劉芳卿順民心而清君心政之所

為美也

熊嗣先

知耻近乎庸

聖人論真勇在奮其良知而已

熊廷弼

聖人激君以勇惟求之不

昧之真焉

熊嗣先

聖人振君於勇而以真心激之焉

周倫

有事君人

二節

五

大賢品忠佞而發心之所悅焉熊廷弼大賢辨忠佞而究其所以為心者焉周倫

廣東

不曰堅乎

四句

聖德不受境其所自信也

韓日續

聖德無損于外而以堅白寓意

焉劉澤夫

為巨室

章

自用而不用賢非賢者之志也程破不著迹但說大意

河南

子瞻問事君

一節

聖人論事君有所以行其直焉蘇逸聖人示諫法惟以誠心為質

焉劉格

隱惡而揚善

虞帝取善大其心以容天下也全錄論聖心之虛者而曲狀其蕪容之量焉劉格虞聖問言而兩有厚道焉趙師泉皆不說善惡亦不說隱揚虛虛破意

陝西 雖存乎人者 幾希

大賢欲人求放心而持息後之真橈焉程

四川 孟武伯問 全

心性之難純非任才者可襲也程嘉賓

甲午順天 子貢問師 全

聖人尚中行而無取于過者焉孫承源只懲過中便得題旨

應天

管仲之器

全

聖人重相度而終以器卑大夫為朱應熊聖人小伯佐之器難為

或人道也

陳廷深

齊大夫之局于器或人而解之而不能也

吳尚

聖人于齊大夫而深著其器之小焉

湯賓尹

伯佐器不足以載

功聖人歷有所指焉

毛應發

概伯佐之臣品摠由器小失也

繆正

之聖人小大夫之器疑者終不得其意也

馬擬程

浙江

語之而不情

一節

大賢獨契聖教超于言之外者也

葉振

聖人嘉大賢之體教以徹

情也

程

聖人重心悟故獨與大賢之體道焉

倪景豫

夫人幼而

玉執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質不可舍而舍之非善寶國者也程

福建

有所不足

二句

聖人于庸德求止諸至足而已程改王畿

體有貴賤

四句

大賢辨體而深戒害之者焉程

湖廣

鄒夫可與

全

聖人昭臣戒而獨揭小人必至之情焉周倫

衣錦尚絀

二句

中庸貴在中之文而發其肯于詩焉官應震

有楚大夫

為善

例觀輔君者得之于共成者也

胡基

辛卯順天 問知子曰知人

聖人論智論其及物者而已

沈演

東面而征 覓也

驗王師于民情昭大順焉

沈灌

應天 君子成人之美 反是

聖人欲人以美相成而重致其辨焉

張國卿

君子小人之用心于

其成人見之也

汪鳴鑾

聖人志大道之公而于成人之異者辨焉

倪應春 聖人論人品惟所以成人者異焉

程

浙江

才難

一鄧

聖人信才難亦以周信之也毛鳳起聖人觀才于周而感毋道之

燕重焉

李日華

何以謂之狂也

涼涼

狂獫之可取驗其見識于鄉愿者益信也

鍾光斗

江西

君子之道辟如

全

論進道之自不外于家而得之矣

陳勿良

福建

居則曰不吾

黜也

聖賢辨志得其可知者而與其無意求知者

李仲元

聖人探用世

而獨與夫藏用者焉

魏源

聖人探群賢之用而所與者超于用也

李叔元

聖門待知有其具而素位亦足以共樂也

王基石

湖廣

丘也幸

一節

聖人所用自幸者為君受過而已夏忠

國君進賢

賢不可輕進故用舍皆當慎焉揚正芳

河南

道之不明也

四句

聖人慨道不明而深責夫行道者焉

劉澤九

廣東

放勲曰勞之

振德之

聖君有無窮之教于命官之詞可觀也

馮奕垣

戊子順天

季文子三思

一節

聖人因往行而論思要其可而已

黃改

聖人人倫

合下二節

聖人盡人道而修道者以仁為

程

惟聖盡倫而法之則仁矣

董其昌

浙江

夫人不言

一節

聖人深與大賢之言經國之心見矣

朱國禎

江西

下學而上達

即聖人之所以達而非見知于人者矣

劉文卿

人能充無受

一節

大賢示充義之學而密之于所忽焉

程

福建

孝者所以

合下節

傳者以心聯家國而明其出于自然也

程

逃墨必歸於楊

一節

君子于異端與其能歸者也

程

即大賢原異端反正之机而急于

引之也

却敬

廣東

鄉人皆好之

一節

論士于鄉者當合好惡而觀之也

合字好

乙酉順天

論篤是與

一節

聖人不以言取人以其在誠偽之間也

唐文獻

應天

吾有知乎哉

一節

聖人無知而有以應人之求知者焉

李景春

聖心之知虛而能應

者也 李大武

詩云伐柯

二節

聖人因心以立教而近道亦不外乎心也 劉純仁

大戒於國

是也

齊君更始以仁民而樂至今傳焉 周繼昌

浙江

夫婦之愚

所憾

道能貫物而物不能盡道也 程

為高必因

一節

論智于為政者亦在因之而已 陶望齡此是倒破

福建

見善知不及

全

聖人志古道而慨聞見之不盡符也五經周此破已嘉及觀解元
破則曰聖人以全德望天下而慨其不盡見焉李光縉不說聞便
進一格再觀黃公擬程則曰聖人而評士品而難于經世者焉尤
卓

君子之中庸 一節

論君子小人辨其所為中而已李光縉

河南 能以禮讓 一節

聖人以禮論治而深明其不可無讓也解元

壬午應天 道之不行 全

中庸之鮮能以能察者之鮮也 第四名

以善服人

一節

大賢族王天下之道而獨與公善者焉梅守峻

福建

道則高矣

全

門人疑道不可及大賢明道不可貶程

已郊山東

民可使由之

一節

君子之教有不能盡行于民者焉程較壬子浙江薛方山程破似讓一格

承題

承題自有定式如開合承羅紋承之類具載心鵠中大率破虛而承實破簡而承詳破微婉而承顯達切不可一股做如順題做下只是箇長破題耳

順破則逆承逆破則順承合破則分承正破則反承凡作承皆要與破相關應若一箇承題而破破可用便非法矣

承題要有起伏要有議論嘉樂處或寓感慨指斥處或寓進揚或於淺處而發其所深或於平處而求其所重變化多方格式亦異大率承之用意比破常要進一格斯得之矣

會元承題起句多的確多得題體如戊辰由誨女知之乎一節衆

人承起云蓋心者知之管也或云心之神明不可欺也惟田二僑云夫人心自有真知也曰真知則不欺之意諒在其中辛未首題生財有大道一節衆云天下未嘗無財也覺泛惟鄧以讚云夫財生于勤而置于侈也題意甚切甲戌學如不及一節衆云學之道起于心也孫鑛云學之功至難窮也曰至難窮則如不及惟恐失之肯儼然在目前此而壬戌事君能致其身王老師云為人臣者無以有已也癸丑大哉堯之為君一節曹含齋云帝堯之德大德也皆非泛語余丙戌入場七破七承皆刻意求新孟子事孰為大三句予承云夫事所以盡分而惟事親則稱大矣是故君子以行孝為先也論常格則起句當用一也字不用則格奇故去之然始

曰事以盡分結曰行孝為先有起有止其法固森如也初學見此便謂承題可一股做完矣

承題只三四句而句句要擔斤兩只二十餘字而字字要有斟酌如良醫用藥味味皆要道也而修製配合銖兩無悞近來承法更嚴要簡而不繁勁而不弱稍有一二浮字即懶散矣

會元承題無有不合法者新科許獬畏聖人之言承云甚矣聖人之言至言也君子欲師聖人而于其言也詎敢忽諸說至言便藏有可畏意師聖人是題外補意末句收得甚奇戊戌穆穆文王一卽顧起元破承云卽詩以求聖人之止而人極立矣夫至善不出於人道之外也自非敬止如文王而極何由止哉此是正破反承

乙未仁者其言全湯賓尹云以詡言盡仁者於詡之心可想也夫仁人心也詡言者詡之以難為之心而以此思仁仁可知已此是順破逆承壬辰知及之全吳默云聖人於知及者而責以仁守之全功焉夫道以仁守極于動民之禮斯全也必如是而後為真知也已亦是順破逆承已丑畜馬乘一節陶望齡云利國者不言利徵之訓有家者焉蓋國家之利在義而利非利也獻子直為有家訓執通于國矣此是破虛承實破只言利而承蕪言義破說徵之訓家而承言通于國丙戌故君子名之一節袁宗道云君子知名之為重所以謹稱名也蓋名正乃可言而行所繫甚重也君子之無苟于稱名固其所哉此是破畧承詳外是破虛承實可言可

行與不苟二字皆在承中補出癸未吾之於人金李廷機云聖人
毀譽而援民心之直以自信也夫毀譽非直也以直道之民而
以直行焉斯聖人之自信者執此是破分承合毀譽非直先合而
論理直道之民而以直行又合而指事庚辰如有王者一節蕭良
有云聖人尚論夫王道無近功者也蓋治至于仁治斯極矣乃必
世而後致焉孰謂王道有近功乎此是順破達承亦是破虛承實
仁字此世字至承始露其餘如且夫枉尺一節顧起元云太賢甚
言枉之非而就以利情窮之也蓋道不可枉非以利言即言利亦
有大不利者利胡可言執非以利言下亦宜用也字今也字雖去
而起句固自在也言利大不利甚有議論可式國有道三句涉賓

尹云強有見于處達者不為達所移也蓋有道而變塞人情乎故
惟不變足以見強而君子於是乎能處達矣此是倒破正承又破
先言處達而承後微之破沒言不為達移而承先言之錯綜有法
憲章文武吳默云聖人之守法也守之以心而已蓋文武之心寄
之於法矣憲章之者豈徒為從周而已乎仲尼分明從周而曰豈
從周便是進一格法舍已從人二句吳默云虞聖取善之大惟不
與以已而已夫有已然後有人也此舜之舍已所以為樂取善歟
是於平處而求其所重乃一篇大旨出門如見四句陶望齡云聖
人與賢者論仁惟存其心而推之也夫教以存心恕以推已合之
則仁也故知為仁在事心矣此是合破分承

承題最忌陳腐歷來會元之承皆新警奇拔如嘉靖乙未賜也文
以為多學全章許穀承末不用之乎者也只用固宜二字收拾
年許辦畏聖人之言其承末句亦不用執字乎字王衡破承云君
子以聖訓警心而畏斯密矣夫聖言之理在吾心也君子之畏聖
言亦見吾之心師而已破亦大雅磊磊有元氣承亦雅確末句見
吾心師更進一步潘承云蓋心乎聖言君子有得乎言之外故其
畏也非徒恪守為兢也曰有得乎言之外則畏不在言曰非徒
恪守則畏亦不在畏皆進一步可法吳亮承云夫聖人之言言耳
而以君子承之無不觸其真聞者其畏也豈直佩服之而已執觸
其真聞及豈直佩服意皆在題外鄭以偉承云夫聖言心之解也

求之心自有不碍不傷者君子之潛心聖人如此歸求心上是本
肯收句有力便出人頭地尹遂祈承云夫君子無念非天而借聖
言以自証能無畏乎鄭重心尹重天各有意見周瞻雲承云蓋聖
言聖心之寄也君子畏聖以言乃其自畏以心哉此與鄭同重心
亦是末句收得好莊毓慶承云夫言出于聖則世道不可無此言
君子所為畏之也一畏天心也此與尹同重天格新語新

庸德之行四句會元破承云聖人論為道者力修其庸而已夫言
德惟庸道乃寓焉行之而求其至謹之而欽其餘斯為不遠人之
道乎正破倒承求其是欽其餘收得題意完全明潤妥帖無愧大
雅王衡承云夫庸德庸言非遠人以為道也而為之愈見其難居

力此亦足矣為之愈見其難句最有力可玩劉是承云蓋道至
乎庸且渥不足與有餘乎哉惟行之益用力焉而已調高興逸自
有餘味徐縉芳破承云修言行者不敢以庸故忽也夫言行而曰
庸耳何必行且謹者則有餘不足之間有不敢之心在也以新調
發新意自能動人

孟子是心足以王矣許獬承云夫君心為王業之本患其無是心
耳柰何自有而自失之乎末句有感慨有規勸意鄭以偉承云甚
矣真心動則保民無難王之足王以此耳何惜一自致而不令天
下見德也亦是末句警拔且格語皆新周士顯承云蓋易牛齊王
自有之心即圖王不難者此孟子所急為引也曹珍承云夫心固

天下所由涵也。識天下所由涵之心者，可以語王道。二承皆新，皆奇，不落常套。尹遂祈承云：夫不忍之心，發之一念者，不自一念而止。王何難哉？徐縉芳承云：蓋王固有馳騁而不足一念，而有餘者，心是也。心足王矣。王何疑焉？二承皆有議論，發之一念者，不自一念而止，便藏有擴充意。馳騁不足一念，有餘便藏有反本意。承題不過三四句，而能就境外生意，如維摩丈室藏三牛法座，是為奇斷。

承貴輕逸，可誦亦貴。發意明白，穆穆文王，一節王汝亨云：觀敬止于聖王，其人倫至也。夫至善不越人倫也。非敬止焉能止之？詩詠文王足法矣。此是輕逸者。李之藻云：即詩以觀聖王而知一敬該。

衆止也夫五倫最大而文心純敬則一止而俱止矣論至善者金
是奚法焉趙秉忠云聖人立人極以敬而得止也夫有倫則有至
善文以身均止之其敬之所凝乎于詩可繹也此皆補意者起句
皆不用也字

承貴簡亦貴新且夫枉尺一節黃克謙云大賢黜枉已而窮為利
之情焉夫為利而枉必無所不至寧論尺哉此承簡徑不用也字
矣字亦新唐世濟云利不可訓以利之不可長也蓋一有為利之
心則無枉不利矣長此安窮而安問尋尺哉疊用二安字奇韓國
藩云極言利之弊而知其不可為矣夫君子不言利誠防其原也
不然其不為枉尋直尺者幾希黃琰云身不可枉以利非所計也

夫利外物也計利則尋尺奚擇焉君子之不枉已也蓋其慎也
新

仁者其言全會程云聖人論仁于言而原其認之心焉夫言與為
皆心也寧有為難而言獨易者乎此以認言言仁蓋根心之論也
為就是心為言就是心言不必於為之難頭上另補存心此承得
肯孫慎行云仁者謹言惟其心於慮事也夫為難而言不獨易則
認豈徒在言哉此明其足概仁矣此承不說心字周維京云聖人
以認言盡仁惟其有難心也夫心難于為言之安得易也可謂非
仁哉亦簡勅好善優于天下張其燕云極好善之量而知為政者
宜重也蓋善本以天下為量故一好善而天下裕矣乃德不孤

清術哉起句亦不用也字

憲章文武陳懿典云聖人法遵昭代而道集其大矣蓋法至文武
脩具也而又於仲尼為當代之制斯其憲章禮吳會元言憲章不
為從周此則獨重當代之制各出意見各自爭奇

語之而不情一節譚昌言云聖人嘉大賢之体教以敬惰也夫惟
不情乃能体教也安得人人皆回而與之論道哉不獨稱回之賢
而曰安得人人皆回識見便高此是嘉樂中寓感慨也我不欲人
一節何慶元云賢者志于仁而自許非其分焉夫不歆無加則仁
矣微聖人安能從心之欲乎夫子抑之實進之也不徒抑之而必
曰進之此是指斥處寓裁成也梅守和云賢者志無我之仁而聖

人進之焉夫不欲無加純仁事也子貢居之夫子激而進之搃之期于仁矣亦是進之末句以仁為主更高

李元調云無我之學賢者未易幾也蓋我之念未易忘也聖人豈重為賜抑哉而祇以見無我之難耳亦不說抑賜歸重在無我之難其見亦卓畢懋康云聖人難忘私之体而不許夫未及者焉夫不欲無加則忘私矣賜宜未及此也夫子難之亦欲其証諸心耳以証心立說便自不凡

文字一篇主意承中宜露端倪辛未先進於禮樂全張太岳親對我講此題重質不重中若重中則君子勝於野人惟重質故寧為野人不為君子其程文全重質做高墨卷數倍其破承云聖人於

禮樂述時人之所尚表在已之所從蓋文弊則宜救之以質也聖人論禮樂而獨從先進也有以哉文弊救之以質是通篇大意題中大旨破未及說者承湏說明朱錦憲章文武云觀至聖之所守其心具一王道矣蓋王道至文武而極盛焉夫子之憲章之也夫寧獨守其法哉寧獨守法是破所未言者起句用焉字亦是變格田大年云二聖無道外之法而聖人善守之焉蓋時王定制天下共遵也藉令僅僅拘泥之守豈仲尼之所為道乎破只用一善字承便發出不拘泥來

湖廣辛卯丘也幸一節程文云聖人所自幸者而意可諒矣夫聖人何過即有過亦何至令人不可知者此其引以自幸也歟此篇

受全用解元汪元極卷而此承不但較破進一格直就題外另生意見讀之令人躍然

楊正芳國君進賢二節墨卷云賢不可輕進故用舍皆當慎爲夫慎于用又慎于去斯誠不得已之心哉將國體賴之矣末句收得

好

承起句包涵一題之意者正格也反言引起者其變也已丑會試聖人之行不同二節周懋相云即聖行之同歸而知誣聖之非矣蓋割烹非索已事也聖人之潔其身者何如而屑爲之哉將割烹反起而題意了然辛卯順天東面而征五句沈演云觀商師于所未及而其望殷矣夫兵民之殘也然且望之惟恐後焉其斯爲手

師乎以兵為殘分明與題相反得此一反而益見王師之順借案形主題意轉明雖反亦正也

辛卯應天君子成人之美一節汪鳴鑒云君子小人之用心於其成人見之也夫美惡不同在所成耳此天下之賴有君子而無小人者有小人歎不說君子小人之是非而但就天下形容之一曰賴有一曰無樂乎有亦是借賓形主之法

承有議論最難語不多而忽生意見所謂寸山吐霧尺水興波也辛卯福建居則曰四節魏濬云聖人探用世而獨與夫藏用者焉夫均之用也而有意者不若無意者之大此聖人之典獨有歸歎有意不若無意是大議論丁酉湖廣有事君人者二節劉芳節云

大賢維臣道而以忠佞辨其品焉夫國家得百佞臣不如得一忠臣也乃其品則當自所悅辨之得百佞臣亦是大議論居則曰四節林有標云聖人以待用試群賢而獨取不用之用焉蓋惟無意用天下者乃足以用天下也故以黜志較三子寧無軒輊哉無意二句亦是大議論

薦昌謨舍已從人二句謨聖之取善忘人已者也蓋從人以取入也惟不難舍已茲所為樂取歟而人已之迹忘矣此承字字剔明無一懶散

承貴找截貴劉亮貴輕逸貴古健季文子三思一節蔡陽改程云聖人因徃行而論思要其可而已夫思以理裁也要於當則再思

可矣何以三為此承字七輕逸甲午廣東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舍
下二卽程云王政之恤民在同欲而已夫欲與民同卽恤窮不外
是矣雖好貨色庸何傷龔三益管仲之器小金云聖人小伯佐之
器於其奢僭而益見也蓋器欲其大也仲既小之乎器矣其奢而
僭也何惑焉二承何等輕便何等古雅丁酉河南子路問事君一
卽趙師臯云聖人與賢者論事君在以心諫而已夫人臣惟心為
不可欺也盡心而諫廼稱純臣哉此承亦輕便云心不可欺是有
見之言丁酉廣東不曰堅乎四句勞養魁云聖人不受澆于俗其
素所自信也夫堅白在我則不任受磷緇矣雖試于磨涅何傷乎
丁酉山西德者本也三卽翟師雍云傳者重德於財以財之聚散

決之也夫國有本計將在德矣不務本而求民之聚必不得之數也甲午廣東其知可及二句程云聖人重濟大事者故獨有取于愚焉夫愚如武子而後于國事有濟智士比之懸矣三承皆古皆輕皆是一氣說下然有起伏有與應非泛然一股倣者比也

承以發意為貴甲午四川孔子懼作春秋一節程云聖經托權不得已而自明也夫春秋非聖人意也勢也即知與罪猶聽之又何樂以天子自托哉說意高遠甲午湖廣鄒夫可與事君全孟習孔云聖人極鄒夫之情為苟仕者識也夫苟且以赴功名不能無生得失有得失而情何弗至哉此聖人所為識也從苟且赴功名卒論其意便高李仲元居則曰四節云聖賢辨志得其可知者而獨

六

與夫無意求知者夫三子之志可知而默則無意人知者所問在
所與在彼聖意微矣所問二句甚閒雅辛卯浙江正已而不求
四句毛鳳起云君子之無怨尤以正已得之也蓋天與人皆無與
于已者也君子一正已而何怨尤之有天人無與于已是的確議
論羅大冠云君子無已外之求而怨尤氓矣蓋怨生于已之不足
也君子正已無求而何天人之不協哉怨生不足其論亦精

承貴明倫福建見善如不及全蔡陽改程云聖人兩評士品而難
于經世者焉夫守節之士矜好惡經世之士審行藏兩者有難易
焉宜其有見有未見與破簡而承詳君子之中庸一節李光縉云
論君子小人辨其所為中而已夫中道因乎時也君子得之小人

悖之此幾微之所由辨歟亦甚明確

承先渾起一句罩蓋題意次貼題開說兩句末又以一句合住此
開合承也如吾豈君使二鄴田一僞云聖人自決其應聘之志而
原其應天之心也甚矣伊尹聖之任也觀其任行道之責于已而
推覺民之意于天豈肯冒焉以求進哉又如應天伐柯二鄴劉純
仁云君子因心以立教而近道亦不外乎心也蓋道本取諸心而
至足也以此立教即以此近道而人何必遠人以為道哉此類甚
多不能備述有先從題上面意說起而以前意倒收之此題流承
也如會試如有王者一鄴程云惟聖人之御世也久斯王化之入
人也深夫德化深入于人則仁矣惟聖人久于其位何以致此先

說仁字又如戊子應天吾為此懼一節周應秋云大賢以衛道自任而深信邪之當闢焉夫邪說為害理之所不易者大賢思以衛聖道能無罪而放哉先說邪說為害有題長而從頭說下末或以一句總斷之此順叙承也丁丑子貢問曰三節馮具區云聖人與賢者論士而其所重者可想矣夫才與節合而後為士之至也不然寧取節焉耳斯固聖人維世之意乎有不依題敷演而縱橫收拾者此羅紋承也癸未吾之於人全率廷機先以毀譽非直一句羅起通章大意次以直道之民二句合說兩節之意又如居敬而行簡一節陸崇禮云賢者以心論簡而較得失于所居焉蓋簡所以行非所以居也故較得失于心而臨民先居敬矣起二句亦羅

全題之意較得失于心亦是羅而合說有先起一句而後啓明之者此呼應承也如戊子江西人能充無受爾汝一節承云大賢示充義之學而密之于所忽焉蓋爾汝之受微矣而實心在焉故充類至是而義斯精已下學而上達江西程云即聖學之所由達而知聖者鮮矣夫聖學通乎上下者而要自下學得之宜過求者之失之也有不拘本題而別自說意者此超脫承也如嘉靖戊子福建今之樂二句程云大賢論今樂可同于古以能好之甚焉夫古樂甚不易作也而况可同乎惟其能同于民斯可同于古耳同民之意本題全無而實通章要旨故承發之如諸癡賢哉回也一節墨卷破只說忘物而承便說忘道其見卓然有先正說而後反說

者此正反承也如顧起元穆上文王一節至善不出人道之外是正說自非敬止以下是反說又如湖廣有楚大夫于此至為善胡基云例觀輔君者得之于共成者也蓋善人多而君德成必然之理也不則衆咻之朝後由善矣前兩句是正後兩句是反亦有先反後正者亦是正反承如甲戌會試用下敬上一節翁仲益云大賢寺上下之交而一之所以明士之重也蓋尊賢而果異于貴也則但知有貴可矣惟其義之一而可輕重於其間耶起二句反得有意思便覺詞理燦然辛酉湖廣天下有道則廢人不議程云治于道徵諸民而信從矣夫民之議諫道之失也有道則信從矣奚諫哉起二句是反有道以下是正有起伏有抑揚而步驟可觀者

此議論承也如畜馬乘一節會試程云傳引有家者之戒專利釋
言有國者之當公利夫公天下之利者義也苟為後累而先利在
有家且不可而况國乎雖無大議論而文法步驟有不窮之趣若
依前所舉三承有大議論更佳矣有說明題意而自以已見斷之
者此斷制承也有就本題之意而斷者有題外尋意而斷者又有
從通章大旨而斷者如朱長春吾之於人全云聖人自言以直道
同民心亦維世之意也夫聖心至公而三代直道之民又有不可
枉者亦烏用此毀譽為哉毀譽是本題字面又如管仲之器小全
朱應熊云聖人重相度而終以器卑大夫焉蓋臣之作用視其器
謂何耳器小而奢潛從之故知仲之闇于大也如陳大綬好善優

于天下云治天下之道無有大干好善者矣夫一好善也而于天下易上者則以天下人治天下人之道也此就本題之意而斷之者以人治人是題外之意如王堯封吾之于人全云甚矣聖人志在三代之英也無毀譽而自附于盛王之直道蓋有用行之遐思哉用行亦是題外之意如王守溪周公燕夷狄一句云論古之聖人除天下之大害成天下之大功夫天生聖人所以為世道計也周公撥亂世而反之正其亦不得已于有為者歟不得已是通章大旨

今之作承者畢力爭新矣然惟墨卷有出色者坊間刻文佳者絕少嘗記正德癸酉江西舜有天下一節王昂云觀二聖化天下之

道見仁智者之相為用也夫舉一人以為天下風而天下化焉化
者人也而所以化者聖人及之也去今不啻百年而格竒調逸有
今人所不能到者乙未會魁李中立仁者其言也詎全章之承雖
新亦是傳夏器子貢問君子一節舊式傳云賢者求君子之道聖
人告以行先於言而已夫言非難必有所以先之者行是已知所
先焉其斯為君子之道乎李云夫言不自詎有所以立乎其先者
則心是已故詎言盡仁也想李公平日留心會元墨卷涵濡既久
不覺偶合耳

二卷終